

20

T 3210/1432.8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0 1941

普度菴程志宋淳熙間尼僧慧性建魯开有

舍利佛大學藏

在三登橋北設縣時遷西門外珠圩等廢萬歷二十二年邑

人胡士奇重建

胡士奇普度菴碑記夫庵觀之設尚矣其建

承延孤靈之藉焉余觀里中宦族之墓往往左觀右菴以供
歲時祭享彼其子孫且億用心中宦族之墓往往左觀右菴以供
孫無依者乎藉令無所維持其間微論歲時祭掃無所供給
安知數十年後不受侵掘廢為田壤者知此可憫且慮又當
何如余外大父母外父母陸氏四塋蓋類絕墓云向在佑聖
宮後民居之中剝圯幾至露骨余甚憐之萬歷十九年間用
易外父堂弟陸懋珠字圩蟊蚶濃坟田二畝二分並作一墓
遷葬四靈若以為得其所者然而後日之慮尤殷也及閱縣
志宋元時有大乘普度菴建三登橋尼僧居之逮我宣德年
設縣遷菴西關外珠字圩菴名普度菴廢於弘治中余不覺
慨然嘆曰此古蹟可仍而陸氏孤塚有可托也於二十二年
捐資鳩工建菴一所週迴三帶沿河剝岸不數日告成詢知
尼普慈者素以戒行清嚴經典徹熟推許里中延為常住苟
菴之香火不絕即陸氏之孤塚永久地也隨呈本縣賜普度

平浦縣志 卷一
匾額給禁約已而郡侯曹公重修府志具稿而未成而其事已備載之然則是菴也豈余之無故特創哉夫亦所以續古蹟而昭厚道也故爲之記

三一菴朱志在北門外四里

蘧菴朱志在直行塘邑人陸宏銓建

廣德菴朱志在東湖景字圩康熙間建

重鳴菴朱志在起字圩明嘉靖間建

柳溪菴朱志在柳莊塘南元至正間建

圓通菴朱志在虹霓堰東康熙間重建右爲潘氏宗祠其南

爲白龍潭有報本靜室

永思菴程志在清溪海鹽御史劉泰墓側

詳祀

夕照菴朱志在清溪又名南菴

詳祠祀

永福菴朱志在毛家滙橋西元至正間建其東爲聚福菴有

鐵田三十畝

水西菴朱志在時家村時氏捐建

望湖菴乍浦志在乍浦東門內亦名東菴初建未詳所始有

銀杏樹高十餘丈大五六圍挺枝俱向西北結果無心蓋數

百年物菴前有望湖亭宋元時爲士女遊觀之所久廢

會濟菴乍浦志在乍浦北門內俗名齊觀廟明洪武二年建

又有梵音菴俗名茶亭古峯菴俗名草菴並康熙末建

六度菴乍浦志在乍浦東門內明崇禎間建

西來菴乍浦志在乍浦南門內明崇禎間建

普照菴乍浦志在觀山詳地理

海會菴九山志在高公山南麓萬歷末遊僧携一大士像結

茅居此有草一枝土人病來卜者僧卜草與之即愈後草絕

卜以大士前香爐灰丸與服亦無不愈者遠近施捨不日成

菴知縣羅尙忠聞之疑其惑衆遷像于德藏寺凡三十年順

治十八年移歸香火復盛不減疇昔

騎龍菴乍浦志在龍尾山

潛菴朱志在雅山北柴河潭順治三年建李天植題曰柴溪

精舍

獅子菴九山補志在雅山西麓順治初建以山形

如伏獅故名其西為行素菴

鎮海菴程志在獨山東居民唐子耀子才捨基七畝

柯孫氏建嘉靖三十五年有滅倭異跡

沙井菴九山補志在獨山之陰松竹葱籠甚有幽致上築石

臺供大士按沙井菴本張氏宗祠明初建祀宋魏國公浚華陽伯斌淮陽判官溥元青陽令燦今木主尚存

竹林菴九山補志在苦竹山久廢詳地理

福蔭菴朱志在東十九都永字圩監生葉庭槐建又有德麟

菴在新港亦庭槐建并捨蕩三十畝

湧蓮菴朱志在大村坊順治間建

蘿月菴朱志在二十五都陳田村年字圩本邱塢廟故址康熙元年陸氏宗族倡捐重建左附宗祠

善慶菴朱志在二十三都颺字圩順治七年建

觀音菴朱志在扶行橋明萬歷十年邑人徐文元建乍浦志

一在乍浦西門內倉街俗名宋菴崇禎間建

永垂菴朱志在縣南十里康熙間居民吳勿榮建常住田八

十六畝

陸之祺有記文闕不錄

香林菴朱志在走馬塘張敬湖捐建右附張氏宗祠

按朱志載敬湖

即張紘後裔

般若菴嘉興府劉志在縣東北二十五里

新帶西

元皇慶間建

巨平菴朱志在新帶袁家橋明天啟三年建

復菴朱志在新帶明崇禎五年建康熙間重修常住白置田

九十七畝衆信捨田二十七畝基地六畝一分祭田十三畝

五分燈油田一畝五分

曹志周復菴記復菴者天息禪師卓錫地也其始一堂兩室後廡前軒雖

環堵半畝宮而翛然有山林之意計其落成在明崇禎甲戌歲是時師年三十有一也憶庚辰元旦余叩謁禪扉但見竹

栢翠蒼庭楹潔淨凡一鉢一瓢一几一榻皆位置蕭灑絕遠俗塵至甲申而師以問道古南飄然曳履去荏苒再歷春秋

雖池草常青庭柯不改而烽塵四起村市幾墟菴中諸瞿曇困守數椽飄搖無定然後歎師之去留所係非淺也丁亥師

受拂歸息肩般若菴尋之大乘古寺不數月修圯整壞煥然改觀適鎮上舊交絡繹拜迎者相望於道遂於辛卯復返故

廬里人咸願為師營講席苦壞燧無餘地謀于家伯叔兄弟咸相與輸助觀成焉自是遠菴數畝編籬築基明年成殿宇

又明年成講堂又明年成山門比齋堂客座香積厨雲水堂及諸應有寮舍次第創興再闢竹地菜圃直達河壩垂楊拂

籬新篁夾徑每於朝霞夕照中烟火參差鬱蔥萬狀規模式廓矣顏曰復菴義取諸易也余因衆人之請致辭於師曰復為地為雷陽生於下而臨而泰而大壯漸以滋長勾者出萌者達萬物敷榮諸螿振起於以發矇啟聾直指顧間耳今百為具舉衆職兼修臨此堂也按地倚天雷出其上師其可以善世乎敦請再三謙讓未許丙辰歲示寂兩楹間然一燈肅若厥後歷年監院曰同聲曰善持曰石隱皆力守先規一如師志焉謹詳創菴始末勒之於石用垂不朽

芥菴朱志在新帶順治十一年建

大乘菴朱志在張家廊下邑入張大雅張之澐捨基僧恒修

募建

郭紹儀有記文闕不錄

聚秀菴程志在二十二都南瑤池浜創自宋時蕩塌已久惟

佛像猶存明萬歷四十七年僧果圓募葺

觀音堂程志纂在喜雨巷

清水浜

明嘉靖四十年邑人陸杲建

像係範銅為之水旱祈禱頗著靈應乾隆五十三年知縣王

恒重修一在當湖西南隅

芙蓉堤北一名古福菴又名蓮光境

邑人陸長庚建

高閣臨流紺宇映日今廢

三元堂張志在儲家灣明洪武十九年建隆慶間居民儲湘

重建乾隆四十二年建文昌閣于殿左

香露林朱志在北門外僧靈發建

寶王林朱志叅張志在菜圩處士王端墓東端子王漣建以

祠端有祠田十畝

獅子林朱志在乍浦北三里康熙十四年韓泰元建并捨田

二十畝

姜希轍有記文闕不錄

法慶林嘉興府吳志在南門外順治間僧遠鑑募建按張志五年僧霽瑩募建嚴思位有記文闕不錄

佑聖宮嘉興府柳志叅朱志在縣治西一里梯雲橋北宋景

定間魯璠捨基道士陳道正創建開窗括異志西廡有純陽像乃曾叔祖大中璠所創

道堂中塑像道堂廢遂移奉于此頗著靈異明洪武二十四小兒有拜禱乞錢者或于几上及坐處得之

年歸併佑聖道院宣德間立道會司重建殿宇山門教諭周時樂重

修佑聖宮記皇朝宣德中析海鹽縣之常湖鎮置平湖縣距縣西一里而近故有福地曰佑聖宮廣袤二十畝有奇幽靚軒豁宜方外畸人所居舊無碑刻莫詳其創始相傳云宋景

定間道士陳道正勸募魯簡肅公宗道遺裔施地所建也中歷世變廢而復興者不知其幾洪武初道士王祐真嘗即故址建殿堂未幾輟廢宣德己酉餘杭道士錢平素愛其清勝

始請于朝領道會司職事而至畚瓦礫剪樵翳仍募魯氏之裔并旁近好事之家捐資僦工重構真武殿及法堂若干楹

前植山門內列兩廡繼營道流棲止之室庖湍之所次第就緒已而平素羽化其徒莫碧蟾授職如其師遂同師兄住持

王碧霄等協力一心重新宮宇繪塑神像巧塏甃甃凡其師存日欲為而未為已為而未備者靡不續竟西謁張真人大

書東湖福地以顏其堂于是道具益完道教益闡徒侶益眾而禱禱祈福者接踵也復懼歲久湮沒無聞來者昧厥所自

乃聚諸魯氏之賢日慶者礱石刻記以垂諸後嗚呼否泰迭運廢興隨之凡物皆然匪直是宮為然無足怪也予所重者

道流之不替師志魯慶之克新纂乾隆二十八年重修其附

紹先烈皆可書也是為記

于宮者東為長生閣康熙間建閣痘神殿康熙間建財神殿舊名

房乾隆五十三年知縣王華陀廟藥王廟並詳西為真武殿

恒重修一在乍浦南門外祠祀

文昌殿並詳祐聖道院嘉興府柳志在廣陳宋建炎間道士張了道募建久廢

壽康道院程志在漢水橋北東自按察分司西至申明亭上
下街皆道院基明宣德間設縣廢附德藏寺西偏

松塵道院朱志在北門外順治間邑人喻源捐別業馮洪業
張翼宸張有孚共捐資落成值張真人過訪題曰松濤洞天

康熙四年顧明傑倡建斗閣

崇真道院嘉興府柳志在乍浦南門內元至正十二年邑人

馮秀一建洪武二十四年併入海鹽全真道院乍浦志俗名

道觀

仙觀程志在北門外明嘉靖間曹丹并建嘉靖丙戌有仙附

自稱呂洞賓能懸筆作詩書畫極工請事者無虛日衆因朔

仙觀諸木俱集而少正梁乩書吾自取來夜半見基畔飛至

古木一枝乃梅樹也遂以為梁不踰尺寸凡月朗風清嘗聞

音樂隱隱在花影樹梢間一日馮小山在坐仙出一對曰楊

柳株株蛙馮謝不敏仙自對曰蓮房孔孔空衆嘆奇絕構放

鶴亭四壁詩畫皆仙筆也書匾曰騰龍第梅溪草堂字勢飛

舞

元真觀朱志在新倉元至正間建

釋道按緇羽之流能守其教著有靈跡
及有語錄詩文集傳世者附書于左

宋 慧辯嘉興府劉志叅朱志字訥翁賜號海月傳氏子剃度普

照教寺中得法于明智智命代講八年遂領寺事翰林沈邁

以威猛治杭僧徒見者惟懼辯獨從容如平日沈異之俾蒞

僧職遷都僧正時蘓軾作倅高其行嘗為撰敘鋪張辯容止

端靜不蓄長物有盜夜入其棲脫贈以衣使從支徑去後隱草堂將順寂遺言須軾至方可闔龕四日軾果至見其端坐如生頂尚溫遂作三絕以弔之

敏秀嘉興府吳志魯氏子賜號法雲年十五叅慧辯命與首座抗論竟爲所屈紹聖初主杭菩提寺元符中遷孤山六一泉樞密蔣之奇聽闡楞嚴大旨欽服之後還當湖菴居紹興七年寂去後十八年以其地爲延祥觀遷增閣維貌如生出舍利百種如菽

妙普朱志叅柘上遺詩字性空華亭鄉人結菴青龍之野善吟咏好吹鐵笛稱鐵笛禪師建炎初徐明叛經烏鎮肆殺戮師荷策而往賊怒欲斬之師曰大丈夫要頭便斫去奚怒爲因索筆作自祭文訖大呼斬斬賊駭異稽首謝過廬舍免焚紹興庚申冬造大盆穴而塞之致書雪竇持禪師曰我將水壅矣王戍持至嘲之曰拙哉老性空剛要餒魚鱉去不索性去只管向人說師曰待兄來証明耳遂至海濱盤坐盆中順潮而下口吟曰船子當年返故鄉沒蹤跡處妙難量真風徧寄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以笛擲空而沒後三日于沙上趺坐如生迎歸閣維舍利如菽二鶴徘徊空中火盡始去可觀嘉興府柳志叅稽古畧字宜翁號竹菴華亭戚氏子十三祝髮十六具戒依南屏精微師聞車溪擇卿聲振江浙負

笈從之一日聞舉唱般若寂寥忽有悟入建炎初主嘉禾壽
 聖遷當湖德藏居閱世堂乾道七年丞相魏杞請主北禪適
 當九日指座云胸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干莖雪未消老步只
 宜平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復歸當湖搆山月池松風臺以
 樂餘年無疾而逝壽九十一著有楞嚴說題一卷楞嚴集解
 補註三卷蘭盆補註一卷金剛通論事說各一卷圓覺手鑑

一卷山家義苑二卷竹菴草錄二卷菊坡集十卷

可觀自製塔路庵主

一生不畜長物行李蕭然去住甚輕自祥符還謝事竹庵一切不問口山月松風此我無盡衣鉢何必言蓋薄耶嘗語弟子曰我死後當擇三無日闍維弟子問何謂三無答曰無事無風無雨便是好日又問當塔何地庵主笑而不答俄為銘曰惟法界為我之庵兮亦法界為我之塔地水火風清淨湛然兮不廣不狹

按可觀自稱法界庵主五住竹庵嘗自製塔銘塔在德藏

寺西北隅程志云明嘉靖間為築城所毀知縣謝良弼夢

一紫衣老僧曰我竹庵和尚也以塔累公旦日因為繕治

立石表之又塔銘自敘春秋九十一僧臘七十八微疾而

化府柳志亦同構李詩繫作九十九誤

從進當湖宋元高僧錄妙年聰辯久依超果具得其道出主
 德藏講訓有法作楞嚴解尤高妙示寂留龕月餘容色不變
 及從火活舌根不壞若紅蓮華

隱峯程志叅朱志俗稱長瓜師葬圖澤菴西竹林下人或啟
 之見師端坐如生十爪盤旋于腹者數圍眾驚急掩之因塑

師像于佛殿祈禱輒應

元

處林程志字平山自武林淨慈延至修建福源寺時皇慶元年也延祐戊午衆復請開山湖隱菴庚申經營庵事大朔殿宇數月告竣

按皇慶延祐俱係元仁宗年號程志誤入明朱志誤入宋今從張志更正又程志載永樂間里人何信住持湖隱善吹簫漁鼓募緣積鈔以供施捨遇水旱則沿街拜禱平生苦行臨終坐化事頗異故附記之

清琪嘉興府柳志叅構李詩繫字石屋常熟溫氏子出家海鹽崇福寺遍遊天目淮陽遇二高僧叅悟禪旨及庵嘗語衆曰此子乃法海中透網金鱗也元統間住持當湖福源禪寺歸隱太湖至正間詔降香幣賜金襴衣後示寂于湖州雲霧山建塔焉又因高麗國王表達詔諡佛慈慧照禪師有上堂法語山居詩明隆慶間一士人發塔視之骨皆金色若有擊之者立死

真諦海鹽圖經德藏寺僧執樵汲役初未測其異也一日楊璉真伽率衆過寺將往發雲間陸左丞女朱提舉夫人墓時楊衆百餘各執畚鍤利器蜂擁左右真諦忽現神力大怒叫呼掣韋馱尊者所執杵躍身丈許亂擊之狀如隼撇虎騰不

平陽縣志 卷七
可抵禦衆盡傷諸械亦寸段楊以爲神不敢問徑去墓竟得全諦後行脚峩嶊不知所終

道隱程志字仲儒號月澗俗姓李其蘭石師趙子固墨竹宗王翠巖

彭素雲嘉興府劉志叅朱志汝陽人大德丁未年十二禮劉月淵爲師稍長遊武當時張真人集雲水三千餘人于紫霄宮素雲求執厨役汲水苦行三年得授棲神鍊氣之旨走青城入武夷涉天目凡古仙過化處歷覽殆遍洪武辛酉至當湖華亭鄉結茆居之甲戌秋八月二十一日旦起沐浴更衣跌坐問左右曰何時日日正中遂脩然而逝七日顏色如生

上命中官來召以羽化聞越月復命中官啟竈視之正身不倚命有司加磚石重甃繚以垣墻弟子郭德全奉香火焉明

楚琦程志叅樞李詩繫字楚石小字曇曜象山人姓朱氏出家天寧永祚寺趙文敏器之爲請牒得薙詣徑山元叟端禪師諮決不假辭色令自證會元英宗詔令金書藏經聞譙樓鼓聲豁然大悟泰定中住當湖福臻院明興再被詔徵說法蔣山恩禮甚隆洪武三年復徵入問鬼神事館天界寺忽趣左右具浴更衣書偈而逝賜諡佛日普照慧辯禪師宋濂爲撰塏銘著有楚石語錄二十卷

載明史藝文志

和陶諸詩北遊鳳山

西齋三集姚廣孝謂梵琦于淨業一門至老力行不懈雲棲

宏禪師亦推為明朝宗師第一釋愚菴悼楚石詩潦倒奚翁的骨孫高年說法屢承恩麻

鞅直上黃金殿鐵錫時敲白下門煩惱海中垂雨露虛空背上立乾坤秋風唱徹無生曲白牯狸奴亦斷魂

宗衍柘上遺詩字道原吳郡人元末居石湖寶積院洪武初

住持德藏寺吳下諸名士賦詩送之著碧山堂集三卷載明史藝

文志危素為序詩家稱其清麗幽茂取喻託興得風人之旨

雲峯嘉興府袁志出家五臺後至當湖迎大佛居馬維銘園

中歲餘善講經言行古質形貌肥偉有御賜千佛衣每佛一

尊珠一粒金彩耀日後于武林天竺寺講經一朝坐化越三

年五臺舊徒移師龕北還湖中舊識迎至南郊外開龕瞻禮

笑容可掬肥不減昔

心源程志姓吳名可化字龍淵弱冠遊庠丙子己中式檢原

卷為燭仆損置乙榜偶赴雲棲蓮池師聽誦名心頓冷遂披

剃叅師說法遂雄法嗣庚戌六月十九為大士成道之辰叅

拜畢沐浴趺坐而化

法霽朱志號東池俗姓王初住鹽官福業院出叅天池山玉

芝師者十九年晚居福源建法華塔于圓珠圩臨逝牀褥發

異香茶毗後數日香猶未散舉人陸光宅為建石塔陸莊簡

撰塔銘

真可朱志叅樵李詩繫字達觀自號紫栢道人俗出吳江沈

氏五歲不語有異僧過其門摩頂謂曰此兒出家當爲人天師言訖不見遂能言年十七宿虎邱聞僧夜誦八十八佛名心大悅卽剃髮過匡山窮相宗與義陸莊簡爲南吏部尙書迎晤署中恨相見晚萬歷壬辰莊簡遊五臺訪師師遣密藏出迎請解帶爲山門鎮有一語參差寶帶輪等閒笑倒老文殊之句癸巳莊簡子基志延居泖上名其室曰爾菴癸卯師受誣繫詔獄臨寂口授偈十餘跏坐而瞑囊葬西郊基志兄刑部郎基忠啟瘞入龕師端坐如生衆皆驚歎丙辰茶毗于雙徑弟子元照分片骨歸塏于爾菴東北隅基志爲塏記著紫栢語錄一卷紫栢老人集十五卷

載明史藝文志

大瑞嘉興府袁志姓王出家和州航海至湖寄踪洋瀆廟十餘年麓率任誕見人輒大笑無貴賤僅一舉手遇兒童反長揖羣兒逐而狎之譁笑以爲樂人目爲王癡每持鉢乞錢米隨獲隨散徒手言旋鼓掌大噱衆僧夜演法梵貝交振大瑞倚牀熟寐迨衆僧偃息則披衣躍起獨誦貝葉文兀坐斗室中錄法華楞嚴諸密藏成數十帙嘻笑時津津內典叩之則不答天啟丙寅秋忽謂主僧曰余腹豈久爲五穀作主人遂絕粒俄而趺坐于床兩目西向瞪視玉筋雙垂近三尺許膠不可斷圓寂後容愈光澤焚龕有異香

雪空嘉興府吳志初爲行脚萬歷己未正月至鄉民夏姓家

留齋言今日汝家有難可急移夏從之晚火焚其廬雪空因
留寓行堪輿術爲主人擇地居半年一夕曰我去矣更衣沐
浴而逝逾時復甦曰我誤矣不宜死于汝家卽起大步至聖
堂從容謂衆曰我今的去卽葬我堂後言畢果死衆具龕歛
舉燭者誤以油漬空股上忽作聲曰不小心衆驚肅急閉龕
今塋在聖堂田中

大遂柘上遺詩字梵印號筠隱萬歷間乍浦會濟菴僧覺承
講主之法子有出林草

海旭柘上遺詩字竹浪東林院僧有蕪林草

圓映樵李詩繫字元徹號雪溪嘉善西林菴僧銳志教理作
詩清新崇禎間居乍浦與李天植唱和有西林焚餘草

通霽九山補志字西生號耕霜慈光上人之嗣性孤潔好學
中年有志叅禪遂行脚諸方善書喜爲詩有斷雲草自閩歸
住持湯山堂中有一聯云到此自然淡其餘無所親殊清真
有見地

行涼九山補志字勤密俗姓趙繼于朱性至孝事繼父能盡
孝道生平爽直朋友有過有面諍無後言初歸蓮池後禮報
恩以年老專修淨土晝夜不徹年八十三而終

行海朱志叅九山補志字萬徹性清潔律行甚謹嚴駐柏子
菴愛惹山北麓幽勝舉人李天植因構精藍卓師錫卽以潛

菴名杜門簡出能細書手書華嚴經八十一部施斛食三百
壇康熙辛巳示疾卒

按朱志行洵列性慈後九山補志本傳謂與勤密稱法弟
子故改列于此

通變九山補志號一葦居乍浦少時以粉餌爲業後從周翼
明援遼敗歸遂出家天童爲化主誠信感人募無不施絲粒
不染尤人所難後棲黃泥之竹隱菴年七十將示寂曰葉落
歸根必歸我骨山中適湯山有一空冢欲售者其徒雪鑑募
得之乃築塋瘞焉

張復陽禱李詩繫叅兩浙名賢外錄名復以字行號南山齊
景鄉人自言爲張果老後身宣德中爲朝天宮道士妻亦感
悟爲尼後主餘杭洞霄宮正統中居郡城南宮一枝堂性沉
靜工修鍊明周易姤復之旨作復陽圖兼善書畫士夫雅重
之年八十餘步履輕捷後傳尸解去

按張復陽舊志皆作宋人府吳志則分張復陽張復爲兩
人而以張復陽列仙釋中作宋人以張復列技藝中作
國朝人然樵李詩繫中述其居止年代甚詳并註云郡邑志誤
入宋省志採其說編入明代今從之

張如忠朱志字思亮母娠時夢白鶴降空而生萬歷甲戌年
十八就學于曹孔榮一夕忽不見及歸自言爲羣仙擁去令

閉目飛行但聞雷聲約度萬餘里開睫履地則清虛境矣有樓空澗無際衆仙遊戲于此過清虛樓有大殿衆仙不敢登遙見一朱衣端立柱左曰此玉帝傳言使也過殿後見壁立萬仞旁一仙曰子五世修仙未成今當尸解復令閉目冲舉雷聲如前但去時冷歸時暄耳一日攜絳桃大如盞復探袖出大李如拳屈重九忽有二金鶴在地若飛舞狀藏之家中時聞鐵笛聲明年二月更初里中見火光如旦則已危坐脫去空中聞鶴唳數聲檢笥失金鶴所在

魯志剛嘉興府吳志叅居易錄字雲陽簡肅後裔善飲盛暑中或衣綿絮遇霜雪嘗赤體遊行至人家索酒言禍福奇中引之坐輒倒挂椅間或抱兩膝旋滾地上望之如圓毬其疾如風時喜倒挂大樹枝上風吹搖曳以爲樂又能于城上聳身上下飛走雉堞頃刻周四門人皆呼爲魯癡自言當在雲間脫殼後至松江路遇知府方岳貢出作醉顛狀大呼方當橫死方怒杖之至橋下洗去血痕卽坐脫已而岳貢大拜爲李自成所殺越二年湖人有遇諸閭門外者留醉歌一首云擲杖下丹邱寒花點石樓十年殘醉裏不見海山秋

吳守義九山補志字印池性好清修嗜茶工于煮點主天妃宮事善趙文敏筆法所書行香子四幅甚可愛馮夢禎書匾贈之

道援朱志叅柘上遺詩字汝航福建溫陵人俗姓陳萬歷庚子纔週歲輒識上元燈聯句父母奇之初工舉業年十五喪母撫膺悲慟遂祝髮叅博山大師已至天台高明寺閱台宗三大部淹通內典卓錫于杭之橫山足跡不出戶者十五年崇禎庚辰當湖馬訥菴延駐平山別業次年陸基志請駐西林提唱宗風順治乙酉馮洪業迓供耘廬晨夕與其徒夢破暨孫元襄輩機鋒相質戊戌移供寶雲林檢藏多校正功辛卯十二月留四偈辭世有詩文語錄行世

明方舊浙江通志叅朱志字石雨當湖陳氏子世居泖濱授法相薙染閱楞嚴我真文殊無是文殊義通身汗下參雲門澄得印授以斷拂子一柄遂號爲斷拂子主寶慶過龍門戊子春示寂弟子奉其龕丈室中未幾山寇突至欲燬龍門見師龕儼然昇出之竭百夫力莫能舉驚以爲神舍去寺賴以存後闍維牙齒數珠不壞頂髻五色舍利著有雪蕉集

宏覺柘上遺詩字夢破仁和人俗姓江名浩字道闇少負才名豪宕自喜所交多一時名士嘗獨遊郡西樂其幽勝遂挾琴書挈妻子居橫山之麓題曰蜨庵每當風月閒夜薄酒命醉登望江山徬徨起詠後棄蜨庵從道援剃落爲僧隨至當湖復從雲門禮公受具名濟斐號日用往來江淮戊子冬坐

平湖縣志 卷十
脫于佛日寺同社諸子建塔靈隱五寺橋之西哀其遺稿曰
蜨庵集

通奇樵李詩繫字林野四川人十歲薙染十九南遊徧歷講
席丁卯掩關德藏寺一日失足墮樓大悟遂破關走姑蘇見
悟和尚于清涼菴隨入天童人稱林古佛後從悟至嘉興寓
黃承昊園中受付囑乙酉主法天童通元峯頂衲子奔趨冬
夏布衣草履備歷艱苦塔於太白玲瓏巖

通賢樵李詩繫號淨石俗姓趙世居武林徙平湖父老無子
禱神得生年十三不如葷十九父母欲爲娶婦嘆曰此時不
行他日難脫矣遂至普陀禮紹宗禪師薙染三月卽歸省親

爲泣絕乃育髮日閱釋典一日在母前講說因果母曰汝旣
決志出家但無遠去由是復剃度受雲棲蓮大師戒隨湛和
尙開講海鹽天寧結刹秦山復隨至嘉興東塢後住海鹽鷹
窠山養親喪葬畢赴東塢請復上天童後隨本師密雲和尚
至嘉興黃承昊園舉拂授之承昊曰予昨夜夢小園池中開
五色金蓮乃應今日付浮大師豈不異哉是冬退居青蓮寺
復往報恩終焉

行堅朱志字鋤雲婺源人幼出家受菩薩戒行脚諸方遍叅
知識得旨於金粟苦行於報恩駐當湖普濟菴四七前預知
時至遂絕粒說偈進龕出三昧火自焚香烟旋繞觀者如堵

惟見白光一道冲霄參議陸光旭勒碑湖濱晦山顯禪師為之序予東景詩晨鍾暮鼓任紛紜且着青州布七斤底用焚身驚世俗可憐癡絕老鋤雲周斯盛詩處處招提有茂林鳥啼花落得安心分明翠竹青青意誰向鋤雲去後尋

性慈朱志字大音湖廣潭州人十歲從南嶽覺定吉禪師剃度十六聽教于石城之月潭碧空二師繼圓具于天童悟和尚參究有年至邑德藏寺杜門閱藏者十餘年塑大悲文殊普賢三香像竣日建大懺場飯僧俗作無遮勝會闔邑重之壬子冬延主報本塏院建塏五層復置常住田數十畝己未歲稔設寮煮粥全活甚多重九主放生會翌日夜半忽傳僧眾云時至不少待我應西歸但塏未成大士殿未就法王三

像未裝為有漏因緣耳沐浴焚香趺坐說偈而逝

天息朱志上虞人俗姓陳祝髮于新帶之復菴游謁天台牧雲嗣法歸隱三十餘年未嘗闢戶外性和易厭世之為棒喝者互相標榜故僻居不出山康熙丙辰六月忽沐浴而逝

鐵鼓朱志姚江人俗姓應氏中歲翦髮參學至當湖為天息法嗣性幽棲安禪大乘寺寺久圯環堵蕭然精勤不倦朝魚暮磬遠近咸敬禮之鳩材庀工殿宇僧寮不期月就金仙炳彩竹木交蔭儼若深山

海布朱志字蒼雲監生鄒銓也葦親畢析家產惠族人就性慈披剃且售所居築塏右之長堤及石橋性慈寂後為建幢

平陽縣志 卷一
構三楹以守之丙寅春遽往天台過石梁禮銅殿銅墻畢還
至梁巔飛身入萬丈潭中墀院僧堅密往携其骨歸瘞性慈
側

本哲朱志字伊阼湖廣孝感人薙髮後遍歷名區結茅黃草
山日趺坐惟以澗水浸乾糗充饑自是晨昏必飲冷泉寒暑
不異所石間隨平陽宏覺禪師應

召同諸名僧入侍

萬善殿覺垂問師大喝

上善之時有問答還山後深自韜晦移錫當湖報本塔院徒澹雲請

住邑南之竹溪天童再請主席辭不赴西歸日沐浴危坐書

偈曰昔本無生今復何滅萬里晴空一朝風月擲筆而逝

宗泰柘上遺詩叅德藏寺志畧字白山號古笠繆氏子年十
八受具于華山三昧律師歸侍費隱容和尚爲記室專以究
明大事爲念寒暑弗懈後住徑山之高菴自稱高菴道人暇
輒寄情吟詠柯魯山謂其詩凡三變而益進有閱世堂稿時
喜濡墨作顛草或繪蘭石自饒生趣年五十一卒

常岫樵李詩繫字蒼林別號懦翁又稱松阿樵者姓鄭其先
本黃巖人生京師十五歲薙髮于大千佛寺爲法華老人之
孫性沉靜喜讀書與人交無貴賤皆敬禮之所居堂前有古
松數株吟咏其下翛然自得如是三十年徙大房山之邃園

再遷良鄉宏恩寺慕永嘉天台諸山水思歸老于浙高文恪
 得馮氏舊圃為北墅割一區招之駐錫名曰籜藪以戊辰八
 月入園已巳七月示寂其詩高簡冲澹有郊島風居于佛寺
 有祖華堂集聽濤稿寒濤閣稿墨香幢集遂清堂集住大房
 六聘山有邃園稿東峯蘭若集寓宏恩寺有復古堂稿
 行深橋李詩繫字山年自稱山道人居邑之北郊三一菴曲
 水精舍有寄寄吟

濟明嘉興府吳志字靈發通州人訪道天台從靈巖本恒付
 囑初居邑之半笏菴後移香露林貌古行高性安僻靜年六
 十七示寂

超啓德藏寺志畧字祖暈江南鹽城人蚤歲薙髮及長聞靈
 機觀和尚開堂于資福寺悅而慕之遂往事焉受戒具畢究
 心淨業三年有成迺受囑付初住杭之儀隆乙亥延主德藏
 寺道行古穆識字淵粹共慶為得人師越二年卒

費雲西野筆談俗姓陸甫七齡幾死于白刃者再而卒不死
 遂發願為僧十二薙髮于嘉邑善住菴勵志焚修改名行曇
 嗣後行脚四方道益進康熙癸亥止邑之雨花菴三月既望
 已刻召集徒眾沐浴更衣舉拳曰我可乾坤一握包有屎不
 向佛頭澆今朝撒手歸西去莫管明朝與後朝端坐而化
 元璟張志叅完玉堂集初名通圓字以中後更今名俗姓蕭

氏自幼祝髮化城菴性椎魯每夜虔禮大士像積數年夢見
大士舒金臂傾淨瓶水灌頂門覺而通字義便學爲詩就正
于陸大守孝山閣學義山因自號借山又號紅椒上人後爲
天童侍者康熙四十二年癸未春

聖祖仁皇帝南巡有以元璟名進者

召見吳門

行宮備問法門淵源出世始末元璟獻詩並書擘窠大字

元璟隨

駕紀恩詩師翁奉

詔上金門曾受

先皇優渥恩今日

天邊重顧問淵源禪藻愧諸孫

聖主憐才簡在心采風問俗及山林停帆願進昇平頌與和南薰一

曲琴

仙仗重臨第二泉中春景物正暄妍桃花浪裏

思綸降特喚扁舟近

禦前太白名山古德傳青松甘里接紅泉珠幢高豎香雲繞

宸翰熊熊億萬年山似蓬瀛移得來水晶屏裏湧樓臺臣僧何幸承

恩詔心眼平生一豁開海宴河清慶一時千官扈從有歌詩春風吹

到

恩波潤也許山僧載筆隨

舜日堯天億劫長名香清梵觀重光祖師窟宅天龍護法道原同

帝道昌嘉瓜遠自玉門關蒲鶴青分翠鈿斑

聖諭諄諄親送到白頭捧喫笑頰開名香冉冉江天閣朗誦

南巡

卸製詩何異置身方丈裏一嘗沆瀣醉心時

天心和暢喜新晴日色花光分外明隄柳緣添回

輦路竹西亭下有歌聲畫船輕穩似樓高半掩珠簾拂鷺濤墨汁淋

滴身是膽稱

玉皇案上一揮毫

音

御書棲心寺額及砥石硯製硯說以賜已而隨

駕至黃金壩

召登御舟命賦維揚雨霽詩秋復

召見暢春園元璟乞還山

上命內大人佛寶送在崇福棲止

詔曰留爾在京以備顧問善自調養無庸苦辭閑可賦詩以副朕懷

一時都下名公皆與社還唱酬新城王阮亭尚書尤亟稱之

晚年仍歸棲心寺又數年圓寂葬寺後著有完玉堂詩集十

卷入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簡明日錄元璟詩以清新雋雅為宗時有晚唐遺意在近代詩僧為翹楚

按詩僧集入四庫書者惟元璟一人

覆于畫徵錄善山水遊京師見知于

聖祖詔師王原祁遂為司農代筆後居萬壽寺

御書棲心樹三字賜之

元璟示覆于小師詩暫措風塵足青山歸有期支離我不那辛苦爾兼之黃菊金鋪地紅

衣霜倒池漉然憐節物何莫學吟詩

王懋德朱志叅嘉興府吳志字心一鍊真城隍廟中歷請禱

雨期三日輒三日雨五日雨廟東趙姓婦為邪所惑

作法斬之則一溺器也廟西民家日夕有拋瓦礫者擒礫之

則一白蛇也順治戊子預告諸檀端坐羽化清芬滿室笙鶴

浮空及殯仙觀有五色雲覆其上

周之臣朱志字爾襄邑諸生康熙丁未受鍊師王崑陽戒倡

建松塵道院禮斗會壬子上元遇黃冠絳服兩道者來迎乃

謂家人詰朝子將歸閭苑矣作偈遂長逝小殮後二鼓總帳中火光陡照如白晝衆迫視則見其所唁帛上當腹簇涌三寶珠大如雞卵光射三尺有奇手足皆挺蓮花數朶凡附于身者上下皆然村中老幼驚歎往觀喧闐隘巷越二日始休顧明傑爲鐫紀其事

郭長彬嘉興府吳志叅受中編字去勝母夢呂祖授桃食之而孕幼不慧年十三從邑廟許自修爲道士禮斗精勤宵分罔倦積久穎悟及長受法于穹窿山施諒生遊句曲龍虎諸名山得五雷傳歸住松塵道院行法屢驗晚至京師棲白雲道院院爲元邱長春畹化之所肉身在殿每年正月十九日

爲燕九道流雲集者萬人邱必一過爲京師名勝住少時有陝西道士重其德行拜爲師以囊資數百金起建道場于院中諸事皆郭所攝煩倦則靜坐或一日或半日不以爲意至四十餘日道場將滿忽悉更其衣履徧拜前後殿遂靜息踰日不飲食視之則已化于長春之側矣京師競傳其事 豫親王親至瞻禮爲龕以葬之題曰拂袖白雲相國張玉書題曰長春接軌後弟子孫楚昂迎龕旋里啟之顏色如生葬松塵道院後

陸微張志纂字濟蒼志氣高潔不屑逐塵俗工詩善畫能鼓琴入太學試棘闈不售再娶無子請于母爲道士受正一法

平湖縣志 卷一
登檀行法祈晴雨必應治疾或藥或符水俱有效居松塵道
院晚年別築數椽于東偏足不出門臨歿索水盥手謂弟子
曰死生一致耳我將返矣焚香而逝著有松間道人詩集

平湖縣志卷十

平湖縣志卷末

平湖縣知縣候補同知王恒修

前志序錄

班固著前漢書傳史遷范蔚宗著後漢書亦傳固史家
敘述淵源不欲沒前人也邑掌故創始法志章矣程志
規制畧備朱志體例謹嚴高張兩志瑕瑜互見微諸書
文獻不足徵矣因并論列竊附班范之列志前志序錄

明

法志新纂凡九卷嘉靖四十二年知縣顧廷對教諭法暄創
修維時搜輯採錄皆暄主之故世稱法志分纂則訓導蔡佃

丁玉川生員陸宓馬千里沈朝梓陸萬里徐學沈維鑿黃兆
賢陸志忠屠鋒一十一人暲序曰平湖古爲海鹽治地最舊
緣後鄉附海鹽故弗著自宣德間始析壤而邑之夫旣自爲
邑其間土疆物產風俗之宜城池衙署官師之設徭稅人物
常變之故宜有所辨而不可以莫之紀也然自析縣以來及
今百餘年諸凡修飾雖已漸備而因仍草創者亦不能無是
以紀載之書猶爲缺典暲叨祿茲邑時與諸生較藝之暇亦
嘗追前哲之芳踪詢今時之積滯登陳山以望滄溟行沈氏
故墟以訪昔人揮戈斬馘處而思與上下議謀於旗鼓之間
每嘆邑乘之不作使來者無所於稽以爲信僉曰昔曾再輯

而未竟今尚有草存在有司盍視諸故牘以時方專治舉子
業未之及也癸亥歲八月邑侯顧直齋三年政成興利剔蠹
舉廢飭新罔不悉備而語及文獻之缺尤愷然以爲已責求
諸故牘中得所謂志草者又蕪鄙不足以傳乃請諸上司亟
加修輯而暲以荒劣誤承檄委夫邑志卽古外史也素之三
長豈敢妄與筆焉然紀載之事固司文藝者責也况承委命
又惡可辭廼萃省府及各縣志有涉於平湖者而參閱之稽
諸案牘之舊咨諸耆舊之口摭拾於稗官家乘之筆爰命諸
生卽昔所嘗議論咨究者爲之分類彙集謁管窺之見以加
序正凡三閱月而書成分爲九卷夫天下之事必其身所經

嘗與生平所習聞見然後可得其要領是非之詳匪是而欲
備往昭來免於濶疎之陋固難矣維是可以考查者如山川
之委絡政迹之興廢徭稅之增損風俗物宜之循習變革既
已略舉其槩而人物之去取有不可以臆斷而汎及者則付
之公論而取裁於本縣大要惟據事直書不惟其文惟其事
不惟其事惟其覈使湖邑析自海鹽而章程文物煥然與諸
邑無所降下且或先焉者不至於遺亡後之欲究遐軌者得
免於瞠向時無所稽信之嘆如斯而已矣若夫民隱士行論
著其利弊之源流風之自而發揮其所以補偏救弊更化宜
民之宏略此則身所經營生平所習聞見者之事也庸鄙何
能知哉時同纂次者則訓導蔡佃丁玉川生員陸宓馬千玉
沈朝梓陸萬里徐學沈維鑿黃兆賢陸志忠屠鋒而陸宓馬
千里其商訂考校用力尤加勤焉

按法志鈔本流傳絕少其詳不可考茲就程志所載原序
首錄纂次以志權輿

程志新纂凡一十九卷天啓七年知縣程楷教諭楊儁卿訓
導徐行健胡士端重修維時總其綱者府丞過庭訓主事陸
澄原纂輯則中書施日升舉人毛湛貢生陸又機監生孫宏
祖陸濬原趙韓陸錫禎劉亮采生員何天衢過銘盤過銘孟
陸大初過銘簞沈中柱俞允昌陳鳴謙顧建馬嘉楨陸士鉉

呂本南姚瑞楨周秉欽二十二人志分十門一曰輿地其目
爲建置分野疆域都會山水橋梁寺觀祠亭坊表邱墓古蹟
二曰政事其目爲公署郵政兵防倭變三曰禮樂其目爲學
校秩祀書籍義田禮儀藝文四曰食貨其目爲戶口田賦役
賦鹽課土貢物產五曰風俗其目爲習尚歲時家廟氏族六
曰職官其目爲縣職學職武弁七曰選舉其目爲科甲馳封
蔭胄歲貢例貢儒士辟薦掾承武科八曰名宦九曰人物其
目爲名臣經濟文學清修高隱篤行殉節孝友尚義儒林女
則十曰外志其目爲釋道藝術災祥叢記楷序曰夫志者經
之裔而史之翼也嘆文獻之不足稱周禮之在魯識其人以

恢黃圖識其小以廣青箱譬之粵罇燕函鶴長鳧短各因其
宜耳顧志有六難明不足周物識不足通微則難才不足適
用文不足彰情則難公不足定品斷不足決疑則難矧創始
與葺故難易倍萬哉余試令當湖學漸鼠獄智乏雞碑門偃
戶俯夙夜兢兢其遑志事顧潁川渤海米鹽靡密不憚煩碎
矧邑志綦鉅目見足踐不一手辦邪禹貢紀田賦高下墳壚
黎赤以至條篋龜魚周禮則及於山藪川浸男女畜擾而班
孟堅又詳於政治風俗俎豆筦弦厥後桂文襄輩復孜孜於
形勢阨塞封疆壺櫟總以興民生禪治道於是集衆思於期
月萃羣勝於寸眸宣廟朝析邑以遠差如指掌然而天地磅

平江府志 卷之九
礪之所鍾靈異之所蒼若人物之磊砢英多雖禹貢職方未
及而程世者尤矜重之大都尋烟染芬薰息猶芳德音錄響
操終尚嫻迺世遠跡微幾同溝斷而華袞闕如登高順呼則
犧尊之飾青黃而文之仲尼之衡誰執乎幸成翁過師國是
持平烏府鄉評推重龍門筆下風霜案前金石殆季子觀樂
自鄙以下無譏昭明選文非益棺者不錄春華海棗其免夫
邑博楊拙修諸公迨二三衿彥銷燭研露理不謬搖其枝字
不妄舒其藻自非邈似繪天茫如眈洋者已余更從名宦稔
聞前令劉襄陽瞻幹殊快楊金鄉簡要自持李瀘州端凝率
下敢哆都長良深願學以至林洪之秉鐸方嚴梅魏之佐治

公亮前事後師寧獨趙沈孫陸諸先達玉冰金矢餘輝照鄉
人士乎哉邑人大學士施鳳來序曰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
史後上丞相後漢公卿家乘始集公府乃上蘭臺是郡邑志
卽國史張本也乃從來史多浮而志易確何者史局編纂人
代邈隔甲乙無恒雖盲腐二家率多遺漏而志乘所載不過
以一邑之睹聞窮一邑之文獻論覈難掩事近難欺故有溢
史而鮮誣志如洛陽伽藍陽羨土風荆楚歲時等記是也吾
邑自分疆以來閱百餘年山海之鬱葱人文之巨麗風氣之
淳清名卿才牧之偉績節俠瑰奇之逸事輝映江南而典故
如綫舊譜淪軼雖前召後杜俱慎重未遑乃程公式使君來

蒞此邦風清訟簡鳴琴調鶴之餘首詢往牒爰集邑紳學博及諸名雋因法吳二稿而更輯之由是沿革源流釐然具備或曰當湖剖符未久自國初及勝國以上名流雅蹟已載雲間鹽邑兩志作者茹古而糝今人事旣新何當典冊劉知幾謂裴子野宋略王邵齊志竝精敘事無愧古人而世多譽裴詆王蓋江左事雅裴筆所以專工中原跡穢王文由其屢鄙余獨以爲不然子長之撰史記殷周以降採彼家人安國之述陽秋梁益舊事訪諸故老全蜀珍奇詳于益部方物汴都遺址核于東京夢華安在方言小乘不入輜軒且國家多事之秋使海方僻壤文事武備之盈虛戶口阨塞之要害披圖

按籍軫念撫循易于指掌楚材晉用秦渠韓利小用之不如大用之是編實程侯宰天下之左券矣澄原序曰一縣邑之都鄙閭伍固一天下之積彙之爲方輿雄勝者也一手筆之人羣物理固一大手之積合之爲皇史秘文者也我湖幅員亦一天下之積特於一大手之撰未易以旦暮遭故虛二百年以待乃竟一日遇之則有肥水程侯之以循良兼藻繡也謂湖自宣廟庚戌割武原之四鄉潛當湖而爲縣則未縣而前之去辰往蹟載在鹽牒理非我當追躡旣縣而後則剖授之山川膺領之日月鋪敷之經政長養之生靈開拓之文繪皆當踵初基而肇武遡先晷而償暉邀回欲朽之神喚起常

暗之律第人須質之湖產筆始愜于地靈然非隻腕所能肖
生獨想堪爲啓境者况簿書期會民事賢勞立有寒門嘲無
熱客錦適借其製餘花亦乘其裁間爰親經始用酌規條禮
致高流屈延譽俊元因乘乎徐撰近采輯乎柳莪而法氏舊
編標目近是乃命諸公人承建創自輿地至於外志後先第
次凡十由是力無嫌乎逐日氣各儼於凌雲或壁背共光或
珠生一樹上分斗曜下別吳疆龍顧石而紀山馬循策而記
水翰將簸海此外更有九州管欲成城其高若爭五丈里百
十四所息之戶積爲天下七千萬之多土五十萬所入之貢
亦具兩浙二千五萬餘之一薤傳大而拔本柳亦細而留營

憤羨曾留鷺歌于振月邀斫桂雲與看花片念成千秋功垂
殺活平衡懸一代器別奸賢孤掌獨捧于入火不蒸之君九
年不調于炙手可熱之相著記人高兩翰宗忠諫名推諸抗
疏馬看跨竹而垠壘在郊鴻艷冥飛而壇坫增級孝能格于
穹壤義每薄乎雲天內之而齧冰履霜外之而餐霞指月祥
禊等之述異瑣綴不讓夷堅莫不結撰剖胷腑序論生鬼神
事往百年意猶與之踵武聲高千載人若對之晤言道臣勤
而勝心欲飛語民彝而貞情自躍疆理亦章亥之始篇帙總
藏酉之需雖點墨而注情乍開函而昭勸要皆侯大鎔之合
衆銑鑪鞫固自稱神香國之聚名英和劑別應有法如南北

史之合宋齊梁魏高宇文五代書之總吳越蜀唐楚閩漢以
一手範衆手會他心爲我心挹浮槎之青壯海山之色鯁肥
流之碧映當湖之波百里清風吹埽徃翳當空明鏡照徹前
疑雅岩鐵利可以繡梨鯤海網餘堪令造紙雖不能敵肥上
英雄記亦何愧稱鵝湖耆舊傳也念昔治朝譽獻飭蒞名邦
若伯玉之著襄陽大復之纂雍錄敬美疏閩部子愿志南宮
各爲藝家是稱傑構而我湖遂有今乘卷軸實始君侯且東
璧乍爾開函上召忽承于帝座郎星纔容借彩司命卽主乎
文昌斯固休徵已驗于一時而靈長可占乎百世者也儻卿
後序曰原美志之作也莫先於表其產之良以矜式乎後之

士抽裂帛檢殘竹竝青陽之翠秀共駿狼之長暉一代闕一
代之跡泯如也一郡邑闕一郡邑之跡泯如也負當世之責
而提是非之衡有湖侯畸人程先生云湖白命邑以來法丹
徒肇始而未備吳仙居續末而不終猶夫椎輪土簣亦難得
而淪本矣先生濺澤如飲醇醪逾緩逾醉仁聲如響雷鼓逾
遠逾聞於是開三式之館而著錄之生雲興閱朞月之計而
彌綸之任霞蔚審正得窾約舉爲能雖山海繡錯而於徑尺
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綫懸而於方寸之中鴈行有序有傳
聞欲偉其事錄遠欲詳其跡棄同卽異穿鑿傍說乎無之有
空騁其華固爲事實所擯設得其理亦爲遊辭所埋乎無之

有世情利害勲勞之家雖庸夫而盡飾迤敗之士雖令德而常嗚乎無之大都立義選言依經以樹則勸戒與奪附古以居宗洵圖史之羽儀記籍之冠冕也顧士習者民風所繇賢闕者人材所出雋卿秉鐸散流執笏薄技粵稽安定二齋經義治事志不翅具廼觀朝榮則敬才穎翫芝蘭則愛德芬觀松竹則思貞操臨清流則貴潔行獨上下二百年間先達彬彬坐令選玉登珠慙山靈而愧海若耶遇時則豪傑利馳鶩不遇則耿介得高名晞陽之葵在陰之鶴兩兩同軌其無好名不徹負氣不真為臬為蒿不知其變化猥云白頭俱盡青史誰信哉

按尚有過庭訓序係駢語于書無所發明不錄

按程志之前在萬歷間尚有知縣黃焯教諭吳迺甫重修志見過庭訓乞旌母節疏考府劉志修于萬歷當是為府志張本楊序所云吳仙居續末而不終也崇禎間知縣吳春枝復修見府袁志吳志藝文門茲廣為搜羅竝無刊本

國朝

朱志新纂凡十卷康熙二十八年知縣朱維熊教諭姚淳熙訓導謝師昌重修維時總裁者翰林陸棻也分纂則舉人陸士琰貢生金璞玉沈崧張家漢沈季友陸瑋林生員陸若霖過陞孫眉光九人志分十門一曰輿地其目為沿革分野疆域山水

塘堰附 都圖坊巷鄉鎮二曰建置其目為城池公署學

校社學義田附壇廟關梁祠亭坊表寺觀邱墓漏澤附古蹟二口食

貨其目為戶口賦役鹽課土貢物產四曰風俗其目為禮儀

習尚歲時宗祠五曰職官其目為縣職教職雜員武職名宦

六曰選舉其目為科甲武科貤封蔭胄明經例貢監七曰人

物其目為列傳勲爵孝友忠節尚義文苑高隱方技流寓列

女八曰藝文其目為

宸章奏疏記序詩賦詩餘書籍九曰武備其目為汛守兵制海防附

軍屯倭變十曰外志其目為釋道災祥叢記維熊序曰今

聖天子聰明睿知文教聿新

命儒臣輯一統志下

詔四方萬國各以其省會郡邑之記載貢之京師備史館採擇焉平

邑雖僻處海隅其敢或後按邑志始自勝國嘉靖癸亥知縣

事顧直齋與法吳兩博士分類成書洎乎天啓丁卯而程侯

與楊邑博諸君子更修輯之三長俱備五難無譏洵彬彬乎

盛已自入我

朝以來四十餘年間邑之人物輩出政治迭傳禮樂食貨互有

同異雖山川無改舊觀而風土率多遷變矧夫藝術繁興災

祥時見文多而易失事久而易湮脫令散漫無憑將

與朝之名賢科第奚所考於其世通邑之沿置而改更者誰與

久存且

國家採訪典故輜軒下逮於何披圖而按籍焉此余來宰當湖懷此耿耿有日矣顧遺編殘缺無復成書戊辰春乃啓陸雅坪先生主裁其事復延邑之文人碩士互為參考蒐野史訪故老勤求遐考戶口覈實阨塞標題於人則拔其尤於政則掇其要他若職官仕宦科名選舉之臚陳以及輿圖風俗九流術數之竝紀有缺必詳寧嚴毋濫實賴雅坪先生及諸君子矢公矢慎秉筆直書為一邑之令編以備君相之採掇予於公餘商確丙夜不休逾年而其書始成一展卷間瞭如指掌數年來耿耿之初心於斯少慰矣淳熙序曰從來文家之為文也惟務辨論恢奇情詞詭譎是以揚之則升青天抑之

則沉下澤此其習氣使然賢者不免至於記載之文則異是昔孫盛撰晉書于枋頭之戰諸子乞改一字不得士論多之而陳壽三國志索千斛米為立佳傳醜聲至今以此見筆削之所關甚鉅誠不可徇阿而失真也或者曰邑乘與國史差別國史宜嚴邑乘宜寬國史褒貶互用邑乘有褒無貶有不

可同日語者嗚呼是豈通人之論哉夫邑乘雖小百里之得失存焉千載之是非繫焉縮綬者簿書鞅掌往往苦歲月之無餘或置而罔顧或行而中輟閱數十年更百餘年而一修明之苟不加檢覈將使邑之中有孝思之欲譽其先者有世姓之欲誇其族者爭起而求一字之掄而操觚之士即楮敝

穎禿不足以應衆人之環請其爲叢瑕藪誇詒笑四方豈淺鮮哉且夫一邑之志上之郡郡上之省省上之朝然後史館采而輯之爲一代之全書則國史與邑乘實相終始夫寧有異也余秉鐸茲土忝歷五霜矣前此雖有粉本掛漏尚多幸同年兆翁朱公主篆當湖聽政之暇首以文教爲兢兢戊辰夏杪特延陸太史總其大成分署名宿九人竝襄厥事逾年始得竣役蓋一行之善不敢有遺一字之褒未常有濫也卽律以國史之精嚴亦無不可至若輿圖之繙錯俗尚之淳漓規制之沿革藝苑之搜羅較諸邑爲最詳視他志爲獨備固主者振舉之功抑亦諸君子矜慎之力也熙不敏竊附酌中訂舛之末共慶有成爰濡筆以識不朽云師昌序曰平湖舊有法程兩志書法志輯於明嘉靖癸亥不及鏤版越天啓丁卯而程志踵成方是時逆監擅權要典頒布朝無直筆之史官而邑有足徵之文獻斯爲僅焉今

天子御極之二十有二年纂修會典檄取郡邑志時雖開局續輯未成全書上谷朱公蒞湖三載政修人和鳴琴之暇亟取前志增刪裁訂重輯以付梓人倣班孟堅十志之綱而附目於其下從雅坪陸太史先生所定也而於人物志尤斤斤加慎焉蓋湖邑雖僻在海壖自明宣德分析諸先正多以忠孝節義儀表朝端如正德時之諫巡行嘉靖時之議大禮萬歷時之

護國本崇禎時之擊魏璫其明目張膽正言而無所避忌者實與國是相關不徒傳信於邑志也夫史固兼於癉惡志亦豈容溢美果能不悖是非之真無取曲徇孝慈之意是書列傳一洗向來沿襲溫陵分題標列之謬太史令公每於難慎之中參稽斟酌屬有所商一字不輕假借其自輿地以及外志則出諸英分纂採之富而擇之精蔚然成大觀焉是役也諸君子如在石渠虎觀論五經異同各陳其所見以相質主者從而平之於傳有之曰琴瑟之專一也誰能聽之以水濟水誰能食之於書有之曰議事以制無以利口亂厥官和而不同公而能斷是書之可以傳信其在斯乎自去秋迄今冬

匝期告竣距法志則週兩甲子有奇程志則週一甲子有奇云棗序曰邑志非小言也疆域里社幅員之廣大於是乎基戶口物產貢賦之繁滋於是乎括鄉舉歲選賢材之用舍於是乎彰習俗殊風教化之盛衰於是乎判功名節義品類之瑜瑕於是乎分水旱蟲魚時序之豐儉於是乎驗詠歌記述文章之華實於是乎登其所紀載不過一邑之事而通之可周于天下極之可以貫古今千萬世之始終疇謂邑志而小言乎哉必也任其責者與爲略毋寧詳與爲疎毋寧密與爲恕母容狗與爲遵母容襲湖邑之志自前丁卯以來週一甲子屢奉臺檄督修迄未能觀厥成今幸藉賢明之宰主其事

兩師長左右是襄成書燦然在目數十年變更遺軼不至於
泯泯可謂幸矣而予竊有慨乎天下之事能任不若其能讓
也事固有不當讓者人皆選悞逡縮瞻顧卻走而不之任則
有廢墜無修舉有偃息無仔肩天壤間亦何貴乎人也而事
非一人任必合數人共之共事不過數人而不共焉者必衆
羣焉猜焉忌焉循聲而惑焉諭訛而媒孽焉于是憂讒畏謗
之念生而任者之心悔矣府怨叢訏之慮迫而任者之心又
悔矣然猶可自慰曰衆口鑠金而同心斷金也事成而大白
于當世則讒謗消而怨訐可渙也若夫弋予生於肘腋敵國
樹于舟中以喜怒爲褒譏以好惡爲黨伐詳核則以爲煩苛
謹密則以爲專執倡率由之說則謂亥豕自可仍訛假平恕
之詞則謂薰蕕不妨竝列臂欲運而掣其肘也水欲澄而漏
其泥也耳欲聰而鳴其釜也任者之心於是乎大沮乃始悟
選悞逡縮瞻顧卻走之爲知幾而得算也天下事尚可任乎
哉今於是書之成而讒謗怨訐之施受可以兩忘略詳疎密
恕狗遵襲之臆見可以交釋然而爲任爲讓亦由是而審所
去從矣

按康熙十一年

勅修省志知縣陳孚宸嘗重修邑志時分纂爲周宏起倪象鴻陸
禾諸人雍正六年重修新省志攝知縣白環亦爲續修均

止繕藁申詳未及刊刻附存之

高志新纂凡十卷乾隆十年知縣高國楹教諭嚴瑞隆訓導

沈世隆重修維時分纂則舉人倪藻垣張璜貢生葉鑾監生

張雲錦生員鮑振宗王錫嘏張應璇宋景濂八人志分十門

一曰輿地其目為圖說建置星野疆域鎮市鄉村附山川塘堰古蹟附

城池公署附津途坊表附壇廟寺觀祠墓附二曰食貨其目為戶口田

賦雜稅附倉儲社倉附鹽課物產方貢附三曰學校其目為規制碑記

附祀典經籍祭器樂器附學田四曰風俗其目為禮儀習尚歲時

先祀五曰秩官其目為文職武職名宦六曰選舉其目為進

士舉人科貢恩例七曰人物其目為理學行誼事功文苑隱

逸方技僑寓附旌門八曰藝文其目為詩賦詩餘附雜文九曰

武備其目為海防兵制屯戍十曰外志其目為釋道災祥倭變

附叢記巡撫納蘭常安序曰乾隆十年歲在乙丑余巡視海

防道出平湖見南下柘林東來鴛渚漁村蠶市之周羅男穀

女絲之密茂政通人和年歲豐裕自具一種咸若景象予顧

而樂之會邑宰高令輯縣乘方竣呈書乞序於余憶曩者余

自滇藩調任於黔恭道

聖天子詔天下纂修各省通志余職實董其役黔在荒徼山崇川

險兼無文獻可徵版圖可考有難於較訂者爰延諸名宿視

舊志更分別其門類俾各以所長領修之月會而歲稽焉蓋

余深知志書之難而又知志書之必不可緩而寘之。私淑於前賢竊取於衆論刊精敝神殫朝研夕有會心獨出之時有因時變通之道而已三易寒暑矣旣成將付剞氏余適有撫豫之

命遂舉而授之後人不及見雕本爲憾茲余移節兩浙甫下車卽取覽省志見其條理秩然心喜不釋及檄視諸郡邑乘則有蕪蔓未知裁者有簡稽失其詳實者且多殘缺失次漫漶不可句讀者急飭修整而十不一應嗟乎志亦綦重矣上以備史館之採擇下以資學士之討搜歷代之興衰存焉

朝廷之制度具焉形勢之夷險列焉民俗之淳漓見焉彰善癉惡信今傳後其攸關豈淺小哉今之邑宰有絕不知志書之爲重者有知之而其學不足以當纂修之任者有其學勝任而力不足以徵文獻財不足以壽梨棗於是因循歲月束之高閣徒飽蠹魚之腹而已今取平湖新志閱之其所分十志該括詳瞻去取精覈文采亦饒凡四十餘年之沉廢不整一旦煥然噫令亦勤矣夫令處劇縣案牘焚錯而能加意志書知本務也不藉他手而獨與二三賓友討論內署能謝嫌也且其學充也無事科費而卒能成書其才裕而無所窘也夫爲宰而知務本學與才足以副之又蹈於私是超於尋常俗吏之外者也遂爲之序分巡道單德謨序曰平邑故有志

高君國楹宰是邦恪共厥職諸務理甚遂以公餘因舊志修輯之發凡起例井井有條削刊成書釐爲若干卷而來屬序於余余自甲子冬奉

天子命分巡浙西凡民生之利病習俗之淳澆與夫山川人物學校文章戶口賦役兵制武備及一切鳥獸蟲魚草木之物產無不思治以目謀以心庶幾克副古廉訪之任以無負

盛朝子惠元元之至意而蒞斯土者賢否可從茲立判也無如縣別其封郡區其境輜軒所止持大體爾急先務爾欲舉數百里內靡不燭照數計瞭若指掌抑亦凜凜有未遑之虞夫自邑而郡一省例皆有志上之至一統志要不過以省會郡邑

之志薈萃採輯而已而省志因郡郡志因邑是則邑之有志非天下志書之所根據乎彼刀筆筐篋之下糾紛蕪雜念不到此齷齪者無論也若務典修之名而語多襲故摺據補苴甚者因文施易剗削其成版而改鋟之又或撰述自期不復俎豆前人規例與一時博雅孰掌故諸弟子精嚴較覈遂至師心自用片語滋訛凡此數弊益修益劣于吏治非惟無補轉加損焉余故於是編之成而樂爲之援筆也高君深識偉器抱經濟才善政不可枚舉皆於常職外獨有真意存其間以廣風化以拯民艱孳孳焉行之永久而不怠茲遂能訂微信之書樹不朽之業有典有則具見苦心使披覽者一如庭

戶之間凡席之近事無鉅細咸寓於篇則是編也豈獨一方
沿革之可考歟文詞該博之可觀歟蓋其爲都人士計深且
遠而將以垂範永永者按其書善其治也夫衆康阜民殷庶
太平有象風俗可登以爲

聖世

紀文治於方隅正賢邑侯事而使者之所厚望因察其治狀
許其立心之不苟凡以見雅意蒐採信今傳後不徒尋常稱
職以求息肩者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爰書此以弁其端國
楹序曰平湖居省之東北其地瀕海當西浙之吭於江南若
交臂然固屹乎重鎮巖邑也賦多而政繁俗勿盡淳又戍海
之兵特重滿漢兩營幾抵省會之半內務撫綏外務控制蓋

常怵怵焉以叢脞是虞矣余不敏先任常山辛酉之冬蒙

聖天子允兩臺之請移調來茲下車以後考政問俗相度緩急念

朝廷首重農田水利養老恤孤創同善之會淪淤澱之河心所

能到力所可爲者數年之中略能以次修舉又念邑志爲文
獻所存疆域見焉風土物產著焉沿革詳焉食貨兵防祠祀
政教文章備焉名臣詰士貞媛之風美列焉不寧惟是挽回
世教激勸人心之微權妙義亦于是寓焉今平志歲久勿修
未載者無可考徵其現存者亦漫漶不可別識如國仍穢史
家去賬籍宰之咎奚以辭緣與二三賓友竝兩學博士及鄉
之名宿攜摭網羅參互考訂逾年而其書成夫學校爲人文

所自出故特自爲一門倉儲乃民命所關於食貨志中又另
立一類此則與前志有別者凡以重教養也其釋道妖祥叢
志三者無關政教且其事踳駁不足信仍而不增又以正僞
而防惑也其他則與前志大抵不甚相遠余於斯有感焉夫
此志之欲修也久矣前余爲宰者甫創此舉以贖金千吏議
罷去留以待余而余以謏劣之材濫厠繁劇方懼無以劑調
懷保輯兵養民深伐檀之憂上負

聖天子暨各憲司畀任之重乃幸都人士俱克諒余馳勉之衷與
余相安于邳隆化理俾簿書期會之下得以優游卒業此蓋
有數存焉余敢自以爲功哉惟是後之吏茲土者綜古核今

口某事便民某事厲民相觀興舉則有此志爲之嚆矢不復
嘆壁書竹記之無可援据也其又余今日區區之懷乎至商
權成書實余在江南時同官老友沈公士行光曾勞勩居多
例得并書於簡端云

按高志沿襲朱志舊文增輯成書出自嘉興沈光曾一手
結撰至分修諸人半皆借名隸簡故張雲錦蘭玉堂集有
與邑侯高襄臣書臚其譌誤更正之

張志新纂凡二十卷乾隆四十四年署知縣張力行教諭方
元訓導陳孔揮重修維時分纂則進士徐志鼎舉人胡奕勳
貢生沈廷燦宋景闢生員陳謨五人志分十門一曰輿地其

目爲圖譜建置星野疆域山川海塘城池津途市鎮鄉村公署郵舖古蹟碑亭牌坊壇廟祠宇冢墓寺觀郵典二曰食貨其目爲戶口田賦蠲賑倉儲場課物產三曰學校其目爲規制祀典禮器經籍碑記學田書院四曰風俗其目爲習尚歲時五曰秩官其目爲文職武職各宦六曰選舉其目爲進士舉人科貢舍選辟薦掾史武進士武舉封贈蔭胄七曰人物其目爲道學忠臣孝友仕績義行介節文苑方技寓賢釋道列女八曰藝文其目爲奏疏詩賦記序九曰武備其目爲海防兵制烽堠洋汛軍屯十曰外志其目爲襍祥叢說力行序曰曩余宰海鹽公餘讀胡職方所纂圖經歎其詳覈有體後有作者弗可及己巳亥調任當湖下車始卽檢閱邑乘竊見夫山川風土德業文章胥於邑志焉考志爲前令高君所增修雖規模程朱舊志而詳覈間不逮前人邑人士以是請修於余余惟

國家久道化成光華格被近復纂輯一統志昭

熙世聲明文物一統志徵於省省徵於郡郡徵於邑邑志實古今

文獻權輿稍有謬漏勢將靡所據依高志增修以來迄今又三十五年故者未全新者遞積及今不亟釐定更閱數十寒暑老成日遠見聞殘缺卽有好學深思之士旁搜遠紹將孰從而求之孰從而訂之爰於內署西園埽室布席延邑之知

名士棲息其中網羅前輩著述參以程朱舊志錯綜考證汰
浮游之空論貽實蹟於來茲余得晨夕過從次第商榷正其
譌補其漏增益近時規制人物若網在綱有條不紊閱五月
而書成凡二十卷雖不敢希蹤圖經或以爲可備邑中掌故
供

聖朝文獻之採擇倘亦蒞斯土者循分稱職之一端歟邑人侍郎
沈初序曰張侯自海鹽來攝吾邑旣至政之廢者興墜者舉
乃披閱邑志進邑人而告之曰志不實非信也信而不文不
足以傳後舊志越三十年於茲修宜亟顧缺者補之冗者芟
之訛者釐之非第云繼續歲事也爰訪邑之知名士分任編

纂書局設署內政事之暇晨夕爲講論討定之凡五閱月而
竣余聞而韙之曰洵乎侯之才與侯之敏於政也邑志國史
之流別而作之難甚於史史之褒貶是非其事蹟昭在耳目
作史者又罕有其人之親舊必欲曲而阿之據事直書卽不
失爲良史然昔人猶以爲十羊九牧一國三公頭白可期汗
青無日作之難若是今邑志其人之聞於當世者什不得一
二作者非其戚黨必其故舊也欲其紀實難已且邑志之難
更有與史異者譜地志必細析毫釐羅舊蹟必確分真贗敘
故事易略古而詳今編著述易混硤而棄璞往往人持一見
各不相下窮年累月而迄無成書乃侯之成是志也不半載

而告竣蓋書局設於衙齋則撰次之功易聚而參商之患不生侯又晨夕爲訂論之使缺者悉補冗者悉芟訛者悉釐旣信於後而文又足以垂遠事速而效全洵乎侯之才與侯之敏於政也爰書之以爲序

按張志修葺甫竣而分纂之宋景闢旋做毛奇齡蕭山縣志刊誤體作糾謬二卷頗多所釐正云

平湖縣志卷末

終

